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 皇上赫然按

諸不任事者罪內外工固已莫不震懼矣但人才
不同譬諸器物小大長短有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
無以稱任使也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
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猝應變徐
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
之若輩是匠氏以桶為杗終於不稱而已伏覩原任
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畧迥異時流

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趨
趨囁嚅爲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遂乞勅吏部急將二
臣起用仍推此意廣求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
上納之命亟查豹棟取用按階是疏實得用人要
領顧所薦豹棟後來亦未有建立豹起廢纔三年而
躡進本兵竟以迂慢爲 上所斥旣被廢還家以倭
阻吳門人有問豹退倭之策者豹舉孟子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爲對聞者皆掩口而咲其所謂應變立功之才如此
棟數年在邊或云其家富可敵國

蘄州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越以
縱虜入邊各逮至京下法司鞫訊皆坐死 詔特從
末減發邊衛充軍初 上遣官校逮汝孝也怒方熾
令綁縛以至于時餘虜盡出邊官校不敢前則託言
汝孝等追虜白羊口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
汝孝得不死是時汝孝雖不能過虜進邊然城下之
役周旋防護亦可謂以身殉國視仇鸞坐擁兵初
無當於虜之出入而反秦首功特蒙賞賚亦一時無
其代者 上不得已而寵信之也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指尅軍民爭致金寶以克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上不誅乃復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先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合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墀童漢臣等于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自痲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坐罷嵩父子皇

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鄉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時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寫給事無逸敘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之疏必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嗾吏部以內察中之庶豐既罷官詣 迎和門辭 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

政事何得考斥卽傳 旨留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寫科書譖 上杖殺之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魍華人爲多外域之臣敢於我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爲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令先集兵聚糧爲要卿等示兵戶二部已知之 上復諭此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聖大誠鸞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預立乞 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
經畧之名凡宜大節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
征討爲上爾等所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
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是時 上銳意討虜欲一
雪城下之耻乃輔臣如嵩大將如鸞何可倚恃故中
創馬市之議以阻問罪之師雖舉朝豪傑扼腕于二
臣顧揆之人才事勢疑亦未可輕舉也

巡視京營主事申樾以咸寧侯仇鸞恃寵弄權奏言營

政更張之始臣叨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慮博訪不

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其疏不明示鸞

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樾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

等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

員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脅息懼罪

且不暇何暇謀勇得 旨下樾鎮撫司拷訊遂革巡

視部官按嘉靖甲 朝廷有人當嵩鸞勢暴如火而

天威又復嚴重然攻擊二臣者史不絕書逮慶曆

以來常俟柄臣旣死而後爭下石焉者多矣乃其人
亦自負於忠諫之林而厚自揚詔何也樾後起用終

吏部郎

上欲祧 仁宗昭皇帝升祔 孝烈皇后禮部會議

孝烈皇后又正中宮功德隆重專室祔享經禮昭然
今 奉先殿后位未設誠干禮未備然而遽及廟次
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臣等竊以爲 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 勅諭安 奉先殿 慈孝獻
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禮制歸一矣是時大臣會議尚書徐階頗以
祔廟爲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
使人覘知狀及疏入 止乃曰爾等懷二之心牢至

于今耶今茲非專論后又非予爲親夫爲婦也正

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爾階與思忠二人議
定以聞卽是矣于是階思忠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

聖意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
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况 國朝廟制用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 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
之事而煩 聖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

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禮由義起五可
以七七可以九則九之外亦可加也臣等以爲今日

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祔而孝烈皇后可速正南面之位且在皇上無預祔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令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非懷二耶爾等臣子之議于當祔不當祔正宜力請可得謂之自議且禮得其正何避預祔以俟為嫌耶其更歸一會奏于是階等復會諸大臣議言聖見高明超出千古非臣等所度謹按唐虞夏五廟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廟三昭三穆然而兄弟相及亦不能盡足六世今仁宗已為皇

上五世之祖以聖躬論仁宗於禮當祔禮曰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溷而成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惟女順母道也孝烈皇后久主中

宮母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祔仁

宗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及奉先殿

神位一體遷祔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祭忌在近請旨欲擬上祔祔及奉安神位儀節上猶憾

禮官初議不即許乃曰孝烈皇后所奉配者乃入

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

惶恐乃言皇上受天景命續祖鴻業神功聖治

超越百王武烈文謨佑啓萬世所謂應運中興大有
為之君 孝烈皇后德隆貞一行備清真祇奉 兩

宮助祭宗廟則 聖孝益彰 親蚕西內表率六壺
則王化益廓至于 拯危 車駕彌變宮闈勳列蓋

乾坤慶澤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而
皇上謂非六禮之始欲罷忌日之祭臣等伏覩本朝

故事 宣宗章皇帝廟舍 恭讓皇后祔 恭孝章
皇后 憲宗純皇帝廟舍 吳后而祔 孝貞純皇

后忌日必致祭于 奉先殿則是 祖宗之制原無
先後之拘况 孝恭章皇后及 孝貞純皇后德雖

盛而未聞有功 孝烈皇后功既崇高兼有其德今
日升祔之禮忌祭之儀典則具存臣民共戴幸容臣

具儀開奏奉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
室奉安神位于 奉先殿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

而禮制定矣 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居
朕室次自前歲朕諭之丞弼示之禮官謂今日未宜

此言徒飾聽使愚者惑之曰忠諫之情實俟題朕之
神主耳乃命候 旨行事已而 上諭輔臣曰卿等

直內固因贊事上玄然國家大政未嘗不許非議后
忌祭禮官及諸臣不肯從正即未所云猶強耳由此

觀之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 皇兄無嗣 皇考係
近親屬在朕躬本之天定今爭親爭帝爭祚爭名三
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奉祧 仁宗且置
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閣臣傳諭禮部部臣不敢復
言第請如制祧祔擇吉行禮 上乃許之是時 孝
潔皇后為 上元配尚未有所祔故 上意疑禮臣
之不肯祔 孝烈者以此禮臣乃卒迫於從命之恭
遂舉以 宣廟之 恭讓 憲廟之 吳后為言而
不知其事體有大徑庭者於乎君臣之際將順易而

匡救難誠然哉

兵部侍郎王邦瑞疏言今兵部尚書缺時召起翁萬達

于制中且二月餘恐天下握兵柄者目屬心嚮釁端

漸長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蓋陰指仇鸞之擅也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託况朕有密詔非其

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效忠比常

加意使用無不當籌無不臧亦不待伊言矧令君自

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

耶按鸞之逆肆甚矣當其時鸞嵩方深相結納故閣

臣不出一言而 朝廷之紀綱陵夷殆盡此非細故

也邦瑞爭之力頗得大臣體然自是邦瑞之位危矣
癸卯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以全國
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仇
而雪城下憑陵之耻此神人之所共幸也臣比見俺
答求開馬市之書大肆無狀竊意皇上必決策北
伐而興問罪之師矣及廷臣會議乃許暫開馬市臣
不覺仰天長嘆夫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勇
夫壯士踰伏下位者又不可勝數不能生擒酋虜剿
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何哉臣請陳其不可

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
可言今虜辱我如是不能聲討反與之和則何以上
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
一不可也頃皇上屢下北伐之命臣民夷夏所共
聞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乃一旦改爲和議失天
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爲市
冠履倒置損國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驟聞虜
患慘毒莫不憤恨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旣開
則謂朝廷無意於報虜義氣一散不可復振灰豪
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虜變之後天下頗講

習武事和市旣成則封守之防日潰將士之習日偷
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向雖私與虜
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爲解私通者莫可誰
何將勾引爲禍不測開邊方交虜之門六不可也天
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
敢動耳今謂國家兵威不足以制虜卽群起爲盜夫
孰能難之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
入雖未搏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調兵已半年
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變
詐無常今我遣臣重載金帛至邊彼違約不來未可

知也或因互市而斬關以入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
寇或遣衆而駕言別部落皆未可知也或以羸馬而
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要重賞或別有分外不堪之
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
乎我矣墮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也歲費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互市不已則虜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將
安出乎不爲國家深長之慮十不可也夫爲此議以
欺 陛下者其說有五或謂外開馬市以羈縻之而
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萬一不能盡如
其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求

爲失信市馬小利曾足以羈縻之乎如曰修武備以圖戰守則固無藉此爲矣此其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吾正欲市馬夫馬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互市可無事則又安用馬况虜安肯以良馬予我乎此其謬二也有曰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可爲末利矣夫今稱貢者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乎不過賄以重利以苟安目前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貢則彼徒手取重利矣此其謬三也又曰虜旣利我必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其用日繁市馬之利足盡供其衆乎不足則安肯守小信而自困縱可羈繫不過

二三年耳將何以善其後哉此其謬四也又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勤衆征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爲上噫是猶人身癰疽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損國威養寇患壞天下之大事者必自此始矣此其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人皆知之然在廷之臣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惕于利害故耳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輒避事不足以副之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國家盛衰之機臣不得忍心隱默以欺陛下疏入上謂此事邊臣奏已久又集廷

臣議繼盛何不蚤言及遣使已行乃肆瀆奏沮撓邊
機搖惑人心令錦衣衛執付真撫司杖而訊之已乃
黜為陝西狄道縣典史是時上意初不以馬市為
可恃故諭嚴嵩有曰小人阻議國是紛紛何由
而定則亦未嘗以繼盛之言為非第一令始出難於
反汗故不得不斥繼盛以安當事者之心耳按繼盛
謫官陝西道經山東沂水縣縣令重其為人留之一
宿明日行至前驛則驛房梁墜已壓死過客而繼盛
竟以留宿之故獲免是厄而後顧死于西市然則死
有定期亦有定處數固然哉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

不可開馬市者臣等欽遵卽邀在直三臣并兵部臣
錦臣豹臣時徹等到直會計錦曰先年胡虜求貢
當事之臣未能委助善處致賊借口倣寇數年今復
以貢馬市為言本部會廷臣集議暫塞其欲為我戰
守設備之計已蒙皇上允行大臣昨已出關若復
中止恐啓釁端臣豹曰繼盛今日來見道其上疏豹
曰此舉本借為羈縻之術以修我備非恃此以為久

安依爾罷開馬市且倉卒有侵犯作何方畧應之繼
盛語塞臣時徹曰胡虜逆天犯順孰不欲聲罪致討
但兵食未充因其悔罪通款暫爲羈縻之術今若中
止非惟臣體不一抑恐變生不虞臣希忠階曰開市
原未嘗忘武備業已差官無容別議臣鸞曰議起於
鸞行止我不敢言諸臣之議如此臣等議得 朝廷
舉措關係非輕目今虜使質留在堡大臣已去在途
委難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至於備虜之宜臣等欽奉 聖諭只依 皇上初意
且堅吾守直待彼犯定要一剗一掃此誠帝王萬

全之道也 上意猶預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
止只與目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
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
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必不許勿得示弱令賊欺
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爲當萬等因言 聖諭詞義
嚴正恩威並著臣等不勝欽服但兵部原議馬市歲
開四次奉 旨止許二次以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
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
彼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前 明旨容開二
次若過爲需求不許輕聽至於貢必不可許及申飭

邊臣嚴加隄備俱如 聖諭遵行報可按是時邊備
又踈庚戌之變虜蹈無人之地而文武諸臣竟無一
人可恃為長城者故 上不得已曲從馬市之議而
繼盛之疏則大以為不然雖至心謹而亦未諳時宜
故密諭嵩有小人阻議國是紛紛何由而定之語蓋
意未嘗以繼盛疏為非是也特雖大將軍之體不得
不斥繼盛以重專關之權耳然未幾而俺答背約入
犯無虛歲 上始悔馬市之議誤而疏史道所謂暫
塞其欲而修我戰守若閣部大臣會議之言豈非共
諛大將軍以欺 上哉嗟乎有君無臣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也

經略京城內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大節奏臣受命
經界京城但謂事體之未安綜理之未備臣得以參
酌奏請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專以戰守為
責者也今咸寧侯仇鸞乃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
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截殺是京城利害
以臣一身當之矣及查仇鸞分布人馬之疏則止留
京軍柔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殺
儻虜人有知以一陣衝仇鸞又以一陣趨京師在仇
鸞則進退失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年之事為鑒

不遠乃諉臣徒守難矣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參將
麻宗等巡捕官軍耳仇鸞又屢爲分調駐劄不令臣
知是巡捕官軍即亦非臣所有萬一奸宄乘虛竊發
倉卒之間誰爲捍禦且 勅兵部詳議或遵 勅諭
所開戰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人馬或屬之兵部其
修築城堡訓練兵馬預處錢糧應屬何人并乞早爲
裁斷以便遵行疏入 上怒其推奸避難命錦衣衛
捕送鎮撫司杖訊法司議大節罪比領兵官已承調
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悞軍機律斬大卽復疏
辨 上曰爾未臨敵已先忘國自愛又可與戰耶命

下 詔獄嚴禁之已大學士嚴嵩等因言大節固有
罪但法司所擬比似於所犯未合蓋原律謂臨敵時
不進兵策應致悞軍機今本犯雖涉推避蓋非臨陣
失機之比乞 皇上少霽天威赦其一死姑發極邊
克戍臣等非敢申救犯人但欲求合公法耳不聽按
大節所言不無推託之迹旣逢 上怒則法司巧爲
擬律以阿鸞意已無復人理卽嵩平生妬賢而於大
節之獄猶曲爲申理然是時嵩與鸞漸生媿隙非鸞
殺嵩則豈殺鸞也萌孽於此矣

錦衣衛經歷 鏗上言往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

揚言入骨

懷故志

皇上奮發神武張皇六師必

欲乘時北

此固神人之所共悅臣民之所願死者

也然片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爲天下誅
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也臣誠憤懣誓不與
賊俱生竊見輔臣嚴萬貪婪之性病於膏盲愚鄙之
心頑如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苦心勞思延訪賢豪
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而與其子世蕃日夜
圖惟爲自全之計勝已者阻之親已者交之揣摩利
于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狼媚病於夏畦而不推之
以親賢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守臣非累通

書幣不可以致譽迺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

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我賞之罰一人則曰我罰

之今天下皆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 朝廷之

恩威此豈細故哉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

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攬

吏部之權奸賊狼籍下至驛丞小吏無所遺官常不

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

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進官俾不敢言五

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

子受財以歛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

八也為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
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事
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也因賄而得官繼也因官而
納賄遂使遠近相視習以成風廉耻不行盜賊多起
臣謂今日之考察不先除此三人者雖日退貪墨之
吏無庸矣然今日之事臣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
者夫賊虜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
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則亦可
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今能阻朝

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臣原其心蓋由
北伐之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
其於誤國之罪大矣乞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者詳
議誅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
起爭効死以除虜患矣入得旨鍊先以作縣壞
事被調即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
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治之尋發口
外為民按鍊以知縣劣陞錦衣衛經歷於衛使倖臣
陸炳為堂屬意頗不安則時發大言以據其憤懣與
尚寶司丞張遜業以詩酒相得遜業嘗引鍊會飲于

嚴世蕃所適虜變集廷臣議退虜之策鍊馮藉意氣
附編修趙貞吉倡言侵嚴氏嵩聞之私語世蕃曰沈
鍊非佳士宜少與往來時有餘姚人史中書在側以
嵩言密告于鍊鍊度不免乃倉卒上書擊嵩鍊素能
文章出迫遽不能運筆故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而
嵩囚揭其知縣壞事冀以言得罪可逃考察而出
旨竟坐考察自辨之條投之口外嵩計亦密以險矣
後以口不慎總督湯順曲殺之可悲也

初大同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侍郎史道遣使

詰虜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喬源等誘致之芹源皆持

持白蓮教邪術出入虜地為奸其黨無慮百十入散

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為已不利乃賂俺答左右

言芹等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頽俺答為所恐動於

是道密踪跡白蓮教諸妖張攀隆等五十餘人執之

并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虜請試芹源使喝城不

效則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曰某日將自右衛以千

騎隨芹等入試喝城毋敢掠也會有旨命道徧歷

延寧經理市事道以其事聞因言淹酋前赴市世恭

中休于邪黨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

曲處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俺答為

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支子弟一有煽動卽爲門廷燃眉之災視吉囊三子散處河西僻隅者不可回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臣多方操縱已得要領虜雖惑于畏死未卽執送等然妖術罔驗端可計日而俟臣今奉命西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勅當事諸臣毋泥常法亦不得執以自前虜情小小出入錙銖相較因而坐失大機務憂深計遠圓融通變羈致俺酋恭順之心後亦猶昨然後馬市不爲無益耳其前項妖逆務百方購取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咸寧侯仇鸞復言虜素多詐每入寇常蓄謀不發突出不意豈肯吐露真情使我知備恐聲東犯西別有狡謀戰守之備所當加慎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爲羈縻之術延寧遙遠虜情逆順不足爲輕重宜仍番史道於宣大令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績蕭芹等虜恡不肯發宜重爲賞格禱梓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金彼其術旣不驗而虜又惟利是圖亦可以剷除妖氛永絕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祐以聞詔俱下兵部議復虜入當以戰守貢諸將史道仍留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芹等宜用鸞所擬賞格懸

購 詔悉允行按是時 上以撻虜為念而惡勾虜
之人於是邊臣不思隄飾邊備而日捕亡人以獻彼
蕭芹之存亡果何益于虜之來去哉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矣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于時諸酋
急欲易馬中國亦但其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
脫執送妖逆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唯
以牛羊請易菽粟 朝議則復難之侍郎史道疏言
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羈虜之術莫便于此蓋
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所資于我者衆而非抄

掠則無從得也其人吾又莫能禦之故歲被其侵暴
茲虜求互市于中國以有無相易馬匹牛羊彼之有
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餘貨所不足使虜
小大貧富皆需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
利焉又于中量為恩禮虜雖禽獸亦必以所遇為榮
以所通為便顧戀留連而不能舍矣執是以往縱未
可期以求馴即三數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閒暇汲
汲自治簡練武勇繕修險塞克裕卑諸整飭兵械選
以歲月將使富強在我則雖進而別圖以震疊威靈
亦在所優為矣今之坐談以敗成事者其說不過有

二一日虜不粒食其易粟將以之食我逋逃一日虜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夫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能供逋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奸孽而舍牛羊爲之需食也其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乘便耶實爲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蓄唯牛羊已爾虜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一爲通融恐爲飢寒所迫衡決約束有妨大計乞廟謨早斷俟釁未萌爲邊疆久遠計是時俺答約束西諸部毋犯亭障數使使問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旣易段布復請菽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道復

上言曰北虜貪詐自古未聞可以情字義結之者茲者俺答又稱雄黠顧乃特求通中國一念耿耿不息而中國不以時應也故邊患甚焉近皇上特准其

請命臣道經畫其事臣於三月臨邊俺答節傳諭各部禁其南牧是以西起延寧東盡宣大環境數千里由三月以迄七月自妖逆蕭芹等誘入二次外更無三五零騎侵擾近邊者道貧之邊境父老咸謂百餘年來所未有此不獨見其尊奉朝廷遵守信義即其威令之行于各部亦足徵天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今俺答懇請以牛羊易粟豆蓋欲借是以定諸部

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答內向守盟之心益專一矣
乃自八月初臨邊整備牛羊候 肯交易而命久不
下且粟豆與段布隨在有之卽有闕乏轉輸亦易是
在督撫諸臣有地方之責者秉公協力一指揮號召
之而已豈真難哉且擺邊之費最爲無益其在今日
尤謬妄非計若暫定二十日移其所省糧料卽可辦
此市費其弘賜等堡所蓄衝口之糧今日乃無所用
之權宜假借亦足支給至于所易牛羊估克官軍俸
糧爲利亦博伏惟速賜施行以慰虜衆懸仰以曲全
虜酋恭順之心邊疆幸甚是時宣大督撫諸臣蘇祐
何思等見 朝議洶洶怵于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
亦疏言不可謂虜牛羊衆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
而啓釁不如勿許咸寧侯仇鸞惶惑無所執亦變始
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爲行止臣行諸將嚴爲之備
以待戰守俱下兵部議以祐思等之言爲是 上以
問大學士嚴嵩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鎮巡官
以爲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與彼時兵糧未集權以
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
知紀極卽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虜鋒不宜任
其要挾祇以示弱耳鸞欲分布戰守其當干是 上

下部䟽謂虜變詐要求不可惟令大將及各總督鎮撫巡官一意以戰爲事已倦答遣使謝賜帽帶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爲朶顏所誘且乞賜職役誥命道以其表聞得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爲賣奏其令即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然嗜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制馭羈縻之略矣旣逾年虜好復絕按邊臣以虜情蠱惑上聽業已成套是時倦答方強目無中國其上表謝賜引罪疑俱屬道等自爲之而虜或不

知也馬市安得久行哉

都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兵部尚書史道茲以邊陲多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馬市之責正宜宣布恩威陰伐虜謀稱上使乃敢傳送虜言委靡遷就馬市開矣卽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卽欲請號令觀虜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况表文又不係雪撰其設心爲何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是紛紛無日而定亟且罷黜以爲謀國不忠之戒跡入上怒曰史道已有旨令回京道未回時爾等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在既有所志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雖
劾道本欲論鸞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姑罰俸一年
按史道倡馬市以辱國罪在不赦而光裕與愷論之
似矣第不如楊繼盛先事而言乃揣摩 上意方追
補一疏烏知 上之不可欺乎二臣廷杖時舉朝爲
之痛快已光裕竟死杖下而愷得無恙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
退臣衰年病日本不宜重玷朝班昨歲被召以腥膻
犯 闕不敢自便邇伏蒙 皇上收之既棄委以經
始馬市臣妻子宗黨咸謂上危以致遠近大小之臣
及凡與臣共事者蓋真無一人謂其事之可保善終
也茲伏 天威遠攝延寧宣大四鎮市事告成曾虜
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肆侵掠者臣竊自幸
可以免罪耳而言者猶攻臣不置伏荷 聖明憐念

世居詩餘金卷之六
曲賜矜原臣既生入玉門脫身危地受恩深重敢復
念身第兩目聵眊益甚不辦咫尺委難效職乞賜骸
骨首丘䟽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計
聖鑒自斲其以目疾乞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
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無爾職司擬評未定有
論乃一一以煩主則爾等所辦何事道令竭忠協理
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按李默以倖臣陸炳爲武
舉門生特薦之于 上故一歲之間自少宰徑陟冢
宰將大用之至是覆道䟽亦深病其以馬市辱國而
又不敢顯言然自是失 上心矣

會革吏部尚書李默職爲民先是遼東巡撫員缺默等
會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 上曰此非常地默等如
何不用心推舉安有視國若家之心姑記罪即推堪
任邊務者以名聞默因具䟽陳罪 上大怒曰默受
朕簡託長此六卿每事不思竭報徇情市法恣行不
改薄示以罰乃懷忿忌假上䟽謝本當重治姑從寬
黜之按默始以浙江布政使轉太常卿掌南祭酒事
以至今官雖陸炳薦之而大學士嚴嵩實與有力焉
已默典銓凡事與嵩牴牾嵩欲以私人補內制官䟽
下吏部考選默徑訪禮部主事張天復等七人充之

而不稟白於嵩嵩怒欲擬旨駁還而次輔以爲喜小
不宜聞之于上乃止至是會推江西布政使張臬
爲遼東巡撫臬故不悅於嵩者因密揭默徇法市恩
狀遂被譴而去輿論頗稱默不阿得六卿體

哈舟兒耳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年俱被
掠陷虜中久之逃歸中路爲朶顏衛夷人所獲隸夷
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允
更名昂灰時時引虜於各關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
輒挾弓矢嚇奪爲害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冒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

石壙嶺等處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倭答謀犯京東
遣頭目伯額打喇探邊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
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乃傳虜兵四送以緩我
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畿甸鹵獲甚富
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
歲虜求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及屢誑
率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京師爲之戒嚴咸寧侯
侏鸞刺其奸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乃移駐白馬
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囚以計擒之械繫赴京
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磔

于市傳首梟示各邊

時虜警報沓至朝議籍藉追咎馬市非計咸寧侯仇鸞
慮見謹乃上疏曰臣所謂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
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早負市
約而因以中臣臣無足惜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
修戰備每鎮選死士萬人以待臣用虜如入犯令古
北口諸將勿遏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而出精兵
搗其巢于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 上曰所論備虜
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此如其各
查兵馬錢糧實數以對于是兵部尚書趙錦先覆言

京營士馬一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上
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今又改大寧都司班
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游戍薊鎮戰士闐闐倍
於往昔何謂無備且鸞欲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計
也蓋薊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中行即盡
能擒之而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况我
兵積弱之後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
豫合以勿遏乎疏入 詔以所上士馬數京營行大
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

世厚詩餘金卷之十一
臨發奏請按趙錦始以仇鸞薦得入為本兵蓋揣知其平生巽懦易與耳及錦為本兵凡事不肯為鸞用而茲覆鸞疏又大折其欺誑遂失鸞心錦本小心畏慎之士自庚戌虜變後本兵能備曉邊事而夙夜在公者疑無愈于錦已鸞敗言官指錦為鸞黨而令重得禍寃矣後來史臣考鏡得失烏從而知之也

辛丑虜犯大同益數

上復諭兵部曰虜非時侵犯必

邊臣平日恃和不戒為虜所窺其令督撫官嚴飭諸將血戰立功有顧望不前者重治之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以問大

學士嚴嵩嵩言鸞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然須擒斬虜酋方為上功 上不許乃下鸞疏曰若零賊無勞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剿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為大言自解嵩見鸞橫誕既 上寵信深不可問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非為國深遠計也按鸞是時晏處私第日與其妻洪氏盛陳百戲酣飲為樂無復行邊之念其疏請之詞皆誑 上語而嵩必欲其出討蓋稔知其荒淫無度恐一旦上聞之謂閣臣相蔽也然其必不能戰 上業已揣之矣

改直隸河間府知府尹耕為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仍

予四品服俸令其管領民兵耕田知州起廢數月中
遷兵部員外郎中知府嘗為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
是史部希大學士嚴嵩言復稱其知兵破格改用于
是士論譁然給事中張禹紀遂歷數其狂狡不法及
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且言四品方面改五品有
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命械
耕至京問該部臣俟審鞫後併治之然耕為嵩所怙
竟無重譴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為虜導者多罪浮於
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滇一大創始可卿其傳

諭令必戰勿守如何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
威遠搗虜戰泥河斬首二十餘級奪馬駝五百緣遊
擊時陳見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耳茲秣馬礪刃惟俟
遊擊張堅兵至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
也鸞每大言虜不足平及是督之用兵始畏縮不敢
動大學士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故
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知鸞不足恃矣按是時
鸞行邊邊臣來問職方相見之禮職方對以祖制文
武不相統攝諸公自為之計耳然鸞為 上寵幸益
恣肆無比道路以目邊臣自總督外即巡撫相見不

世厚言會錄卷之十一
六
敢正坐若兵備則側矣嘗過昌平供張擬于乘輿即
鵝價每隻騰至銀三兩他物稱是 上雖有所聞然
倚毗方切尚不忍罪鸞也

上諭輔臣嚴高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邸疏
何也于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宮寮具儀節以欽
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 上初許之已而
復諭曰今又逼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爲
實用時尚書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臣職在輔養
乃上疏固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專政果
适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按先是禮科給事

中章适嘗上二王出閣之疏爲 上所銜未發也忽
於承恩疏內降 旨适惶恐徑乘間引疾歸不復仕
矣

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奏翰林院檢討梁紹儒自爲庶吉
士日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有不讀書管閒事之
誚吏部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爵其門如市所得四
方金錢至今姑婦爭攫惡言評語聲聞于外俱宜罷
斥時萬鏜爲吏部尚書葛守禮爲右侍郎洪愈以鏜
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屬官乃併論鏜衰老貪得
及守禮督餉宣大刻削軍儲疏入 上切責鏜守禮

合自陳狀下壁于鎮撫司拷問有 詔降二級調外
任既而鎧等各上疏引罪俱留用紹儒乞以原職致
仕許之按紹儒爲嚴嵩假子官檢討時已營宅比于
侯王矣與吳中一縉紳比屋而居嘗與之借書見書
套甚整發之皆剗其中蓋便于藏賂又縉紳之族人
某者爲武定州判官思擢一京職偶以事入京用六
百金納萬鎧鎧業許之而選郎白璧固執不與又持
三百金賂壁始得遷兵馬副指揮縉紳以其事洩之
洪愈故洪愈有此論而嵩徑不能庇也 聖明自有
洞鑒矣然夫幾洪愈出爲山東僉事以鎧不去得行
其私也

詔收大將軍鸞制勅將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
京營遊擊將軍時陳爲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
禴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俱提督軍
務時鸞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 上不與曾宣府劄
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
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眾
長鷗貽憂 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
代鸞督戰疏入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 詔鸞納
還勅印其京營戎政令應奎署掌仍命暫設臨陣文

武大臣各一員代鸞督戰以孫禮為之鸞聞命驚惶
尋卒大學士徐階因疏鸞生時通虜誤國狀 上覽
之大怒命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
使人微伺鸞動靜及其左右用事者銖兩之奸悉知
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乃陰令
人誅馮家丁時義侯榮合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
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乃悉發鸞初
鎮大同與虜公通要約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
囊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
懼事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

怒卽命炳會同三法司議罪於是法司奏當鸞謀反
律當進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大逆
不道神人共憤雖仰荷玄威殛死未盡其辜仍剖棺
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
發功臣家為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孳流置諸黨惡者
發遣邊配有差鸞少讀書能文頗有勇略然貪矣險
狠累鎮兩廣甘肅所至輒與督撫大吏相訐奏既攻
殺曾銑起典重鎮會庚戌虜騎薄京城四方援兵無
至者鸞一軍獨來故 上甚壯之鸞又多言云能
出塞驅虜 上以是愈益信之特拜為大將軍領中

外諸軍事寵任干群臣無比久之其說皆不售常出
軍大同一無所獲而還又馭軍無紀縱所領邊兵侵
暴京師人心洶洶流言日聞 上始厭惡之稍稍裁
抑而鸞不為悛改益肆貪縱故及於禍按國史所紀
鸞始末如此然是時不聞徐階揭之或有之而外朝
官不知耳蓋鸞先是於嚴嵩父子合謀陷殺夏言曾
銑其交甚固鸞因有寵于 上已權勢相軋寢不相
得鸞遂密疏嵩父子行事為 上所信業四次不宣
之入直矣嵩見徐階 李本入西內即與之同往至西
華門則門者以無 旨不敢納嵩嵩復還第度不知

禍之所終父子嘗對泣仍卑詞乞階為之解是時階
與嵩未有大隙而陸炳從中調停乘鸞之死已先為
殛鸞地乃或怨思階上書以實其罪於是鸞族而
上益信嵩無他先是嵩以不宣入直每日獨詣閣調
旨忽一日 上遣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于閣嵩
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而嚴氏之勢愈熾不可向邇矣
此係世道升降之會而作史者不及知故記于左又
鸞本病時嘗見紅駿人隨其後世則夏言曾銑持斧
剗之及疽發其孔有九蓋孽症也其居在石大人街
為迎亭第今改寶源局者是也

署戎政府右侍郎將應奎子繼詔左通政唐國相子熙
敬以大同鎮川堡等處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
今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給功而
授之人猶不肯用命况又繼詔等乳臭小兒從帷闥
統袴中奪之首功柰何令披甲之士冒霜露犯白刃
畢命疆場之外乎夫應奎國相身為大臣甘心孽斷
以外則為邊臣誨詐以內則為子弟崇奸有臣如此
將焉用之跪下兵部覆驗如汝志言上怒命錦衣
衛捕應奎國相杖于闕下黜為民繼詔熙敬付巡按
御史逮問具奏按是時上久不視朝而又有傲蒿
為之壅蔽故以內則鬻爵外則冒功文武兩銓俱廢
職業矣賴上神武事發必誅而罔上行私者終恬
不為懼安危在所任詎不信夫

南京廣東道試御史王宗茂劾奏大學士嚴嵩久叨國
柄擅作威福以贖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巧圖如吏部
銓衡之地也嵩則每罷額定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
判五百金天下名區聽其揀選兵部將帥之府也嵩
則每選額定十數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
金三邊要地惟所鑽求夫吏兵大臣非不知其權之
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積威之劫耳是故大臣寧負

陸下而不敢負嵩也氣焰薰灼炙之者熱根蒂盤
據觸之者碎凡苟富貴保身家之徒無不出入門下
承望願指卽爲之乾子者不知其幾若尹耕梁紹儒
輩是也所畜家人無慮數百往來郡縣需索有司騷
擾驛遞稍不如意則橫被捶楚無敢誰何是天下畏
嵩甚於畏 陛下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
金寶相屬嘗聞其往年被論治裝時有一門官從傍
所窺見之其金銀寶玩狼籍盈庭謂雲南之物遠致
萬里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 陛下所食大
官滋味不過數品而嵩之飲宴則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驛不備具是天下供奉嵩甚於供奉 陛下也所
得四方賄遺府第不足以容之乃穴地爲藏深廣數
丈金珠寶貨咸入其中此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于
民而納之于嵩也嵩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鞭朴之
苦骨血之盡一路之哭有不勝其慘者矣嵩欺天罔
人之罪不可縷數此特其梗概耳臣非不知 陛下
之左右皆嵩之心腹一言浸潤刀鋸伏焉而臣顧欲
去必不可去之姦以賈必不可生之禍哉良以世受
國恩無由圖報而况厠言官之列遇受言之 君旣
知奸慝敢復隱忍以自全耶時吏部考功郎中萬案

萬私人也宗茂併論案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疏入上怒其恣肆妄言誣詆輔臣令降責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兵部尚書趙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部此黨有力焉

時董懋中為職方郎中及鸞敗給事中郭瑞言錦前諂事鸞如議開馬市議分團營皆阿諛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敗形已露乃稍示抵持招兩端以自解懋中雖已陞任然為職方時朋奸當爵狀播在人耳目臣不敢一二悉數即今聖明在上洞燭逆形若近者蔣應奎唐國相輩皆以鸞黨冒功明正國法中外臣民莫不舉手相慶謂世道清平之會矣顧致亂

有源去惡務本所以論才選將叙功陞賞以主持于
中者本兵職方是也錦懋中罪浮應奎等數倍而斥
罰未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疏入 上曰鑰所言是
本不清何以澄流錦久附逆賊朕亦素知克極邊衛
軍妻子隨住懋中發口外爲民按錦固仇鸞所薦而
入部後凡事頗持正况是時仇鸞權總京邊勢傾中
外卽三輔臣亦曲意事之而本兵與職方事每相關
自不能與之抗然以鸞之狠戾而從中調停陰爲節
制則錦與懋中不爲無助錦故誣厚長者而懋中少
年極熟於典故當庚戌 邊事倥偬懋中口占題覆

日上數十疏其敏決如流亦一時奇才第守不足其
言官槩以賞鸞罪之稍過矣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所乾沒內帑銀以數萬
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
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忠御史
狄斯彬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
察四署正通同爲姦乞併治 詔逮從謙泰于鎮撫
司訊鞠科道官待問明議處已鎮撫司訊上泰因公
侵冒從謙挾私奏計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
無證左不足深誅 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

泰各候賊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隆邊方雜職鎮撫司官斷獄不當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譙當坐盜內府財物者律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跡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克軍泰送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執從譙廷杖八十發烟瘴克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譙遂死杖下按泰故爲 上所親嬖而從譙奏發其奸雖職掌所關而亦異乎信而後諫者矣安得不逢 上之怒乎逮法司擬罪尚不欲以誹謗當之亦可謂有人心矣而卒不免於木死人以爲冤

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闢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常按元遺跡鑿馬壕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且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滄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

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章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䟽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按膠河之議起於王獻獻子道直中庚戌進士嘗與其同年閩人何廷鈺言之後廷鈺選為御史以無可建白乃襲獻言同李用敬奏行之後竟無效而鈺亦因此敗官所謂元人已開其二以其功之可用也而未開其一者必以沮梗䟽鑿難施耳不然以勝國民力之饒豈不能收其全績而有俟於今日之任其一哉漢人有言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延至萬曆間尚有妄意成功者何怪其紛紛也頃北郡墾田之舉亦然

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春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

婚禮宜以時舉

上曰朕意擇在仲春為美可詔監

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於各府行禮此因先年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足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目今二王殿下合無暫且留在內成親亦于保護為便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於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候欽示舉行 上批荅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壁從人衆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者也 先朝有 太后在上有 中宮 東宮體勢增重 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却俱出外此在 聖躬不可不慮者也 上謂皆不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命處分方可勿再瀆按嵩此論既慮 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

慮 二王出外 主勢其孤此外臣所不敢言今以

恃 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之也

禮部擬 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黜戒之詞有二

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為承宗者言也其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為承家者言也今番京將以承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俟裁定 廟見古

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口告 祖考而親迎合鬻

成其為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舅姑成其為婦又明日始率以見 祖考先後之序如此

累朝率與合鬻同日至成化中 東宮納妃始改

正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為正 朝見盥饋 先朝有

太皇太后有 皇太后有 中宮儀文各異今

二王率妃詣 上前行禮後宜於各母妃前行禮以

彰婦順又會典 東宮不回門 親王回門然未有

定期今宜待之國 卅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 上覽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當依典制行之又何不同之有

今不必欺擾第速降勅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為

之勿以煩朕於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 上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昨 御批部疏欲舉冊立儀

以請豈敢不遵但前奉 聖諭俟有 明命處分臣

等不敢復瀆 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禮

其遵朕初諭 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按是時閣

部勸 上冊立 東宮俱辭嚴義正而 上終不肯

從 聖意淵矣自 二王成婚之後禮部每歲首二

冊立套數 上第批云候旨行而已 裕王遣人來

告禮卿曰父皇自有主張先生須併每歲套數亦已

之何如 穆宗在藩邸其含弘養晦類如此得潛龍

勿用之義矣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奏大學士嚴嵩言

臣先凶諫阻馬市下獄逆鸞威囑問官必欲置臣于

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仰荷隆
恩思所以報莫急于請誅內賊臣方今外賊則胡虜
內賊則嚴嵩然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
臣請誅賊嵩當在勦虜之先也敢以嵩之專政誤國
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毀閣之臣惟備顧問
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

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罪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
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稟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
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
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知事權在
嵩思惧奉承而只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
者人君之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
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稟才之任遂竊威福之權
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非
我親故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
人嵩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借 朝廷之恩威行
一已之愛惡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

善必合于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刊行爲書名曰 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之合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乃令子世蕃及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機密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馭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

珪爲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奸比黨譟張爲幻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其後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劾忠鵠皆世蕃豢養子也而假執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圭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 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

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為大將
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遷嵩父子于時
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
侮故嵩常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知 上有疑鸞之
心恐其貽累故姑設異同以泯其初黨之跡是勾虜
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
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
擊其惰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
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
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

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給是嵩以不戰悞國而又以
計殺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
徐學詩以劾嵩與世蕃也革任為民矣嵩乃於考察
京官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豈罷斥
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
嵩父子降典史矣嵩考察外官之時吏部將汝進罷
斥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
嵩矣而吏部兵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
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
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

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
不濫取于百姓利歸一人毒徧天下此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者自逆瑾用事始
少一變至嵩爲輔臣諂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慙勤
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斥
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
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
以 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 皇上待臣
下之心出於至嵩誠賊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

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
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回者莫
如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重賄
納之於 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喜報則酬以重賞
凡 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間謀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
使凡疏到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
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
劾嵩之跡文華停番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遮飾

是 皇上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
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
將厥衛籠絡迫結姻親是 皇上之牙爪乃賊嵩之
爪葛其奸三也厥衛既以親矣所畏者科道之言也
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
推官非通賄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
圓融者出自門下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
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
忤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
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皆可

畏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
凡部中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
官少有異議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各
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
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
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
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
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蒙 皇上之知遇宜陰抵
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唯聽命於嵩不敢持
正少抗是階爲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

之不負也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高之奸群臣與
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召問二王合其
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庶其實重
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
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震胡虜不足平也疏入
上怒其因謫官懷怨摺拾序言恣肆瀆奏且本內引
二王為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
官以疏辭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杖
之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按繼盛臨刑之先
嵩欲援之卜之於龜龜裂故止而弗援而其黨鄢懋

卿等又有養虎遺害之說諷嵩高遂中止而繼盛之
死世莫有寤于此者矣時比部諸郎相戲曰繼盛之
刑犯何律乎曰不犯律而願犯聖經孔子曰直而無
禮則絞此之謂也滿朝傳之捧腹繼盛疏中瓜葛一
段顯指陸炳今國史沒其姓名似疑有私之者

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効忠月功事
詔兵部查明具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
詔卷查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効忠時年十六
因會武舉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
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賊平遣効忠報捷授

錦衣試所鎮撫未及月餘嚴鵠稱伊兄効忠曾于軍
中斬首七級併加功陞署副千戶聖明昭鑒下
本部查覆嚴嵩子世蕃乃自創一稿送臣教臣依稿
題覆臣觀其稿率誕漫支離情節舛矣請得一折
之如曰効忠固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而乃於兩廣
之遠如曰効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部中並無起送
公文今又自開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曰効忠報捷例
授所鎮撫則原籍江西立功廣東何不于二處帶銜
而冒銜錦衣衛如曰効忠果鵠之親兄則世蕃數子
俱幼且未有名効忠者如曰効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狀稱止年十六豈遽能赴戰親冒矢石如曰効忠
果斬七首級何軍門諸將未聞有斬獲之多獨宰相
一孫勇冠三軍如此如曰効忠對敵刀劍脛臂許臨
陣及差委時未及一月何以飛報軍情于萬里如曰
効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替職之文止告不能
授職而今又捏為疾故如曰効忠試算撫當替則奏
捷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効忠功次當併
按例當先奏請何止令誦狀而逼令司官以行臣因
悉心廉訪原未有効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効忠
親弟其報捷及首級皆屬虛捏必進係嵩鄉曲圭又

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 陛下何從知其奸哉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子孫送軍門報効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詐捏冒功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彼蔣應奎唐國相輩安得不効尤也臣職掌所關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 上以其事匕下部覆責冕不候處分肆行報復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以聞已罷冕為民兵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所囑冕稿具覆而嵩自上疏乞免鵠官 上優荅嵩因諭部臣曰爾等謂茲事無

碍朕知已第輔臣懇辭且特允之以慰其意按冕故以御史建言被謫量移是官其摘發嚴効忠冒功之弊詞核事詳人謂嵩必難自解而 上竟置之不問而冕削籍去矣本兵聶豹素以道學負時名徐階特薦之而乃曲意阿嵩為之黨護且無論平生所講何事亦何面目見其屬郎耶

巡按雲南貴州道御史趙錦劾奏大學士嚴嵩曰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

作威福真若影響之不謬者昔我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府部諸司而總之於朝廷聖祖所爲萬世慮者至深遠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已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於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已失矣列聖相承循爲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

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公行賄賂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於己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懾息天下之事未有聞於朝廷先以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如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每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尅軍糧行賂嵩所賂入則願

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勸之
臣覩冒濫而上不聞執法之司知冤抑而莫能伸理
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
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中外臣僚
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饋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
奇珍異綵水運陸輸則又視爲常例其他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於其
前而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陛下天縱神
聖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
其不過稟擬取裁而已諸司之題覆則以其先受其

風肯閣臣之稟擬莫非恣行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
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高
尤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踈淺其惡爲易見嵩
桑佞而奸深其惡爲難知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
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私人布列要地以
探諸臣之動靜而先以制之故少敗露又善以厚賂
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
多稱旨或候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
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
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

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蒿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蒿任其咎蒿之術誠巧矣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蒿人屢言而不疑者豈誠以蒿為賢耶自蒿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權悉歸于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頃自庚戌之後醜虜陸梁臣見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莫測之威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而討

疆之臣竟未見其有能制醜虜之死命而紆宵旰之憂者何哉蓋緣權臣行私將吏用倖以倍就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至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輔佐得人猶可以小康而無患今陛下躬秉至聖憂勞萬幾三十三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蒿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

世居諸傳金卷之二十七
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忌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嵩早賜罷斥以應 天變疏入嵩待罪乞能 上
溫旨慰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錦疏可疑且明謗君
上情罪欺天合錦衣衛亟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嵩
前職無有違碍昨慰嵩情非可爲令邪長正沮可乎
其仍照前行合鴻臚寺諭嵩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
械至下詔獄杖四十擬贖徒降雜職用特 旨斥爲
民按錦是時業奉差在萬里外而猶不忘君側之奸
必欲鋤而去之且辭嚴意厚不事矯激可謂効忠之
極矣後錦起用歷南京吏部尚書一言官論錦平生
無一善狀滿朝傳以爲咲後生不知 先朝老成而
自以其意爲愛憎此蠹國之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終

